

# 拜年

□周永战

拜年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古老习俗。在雄县,我们小时候拜年是磕头的,晚辈给长辈行叩头礼,向长辈祝福新年,如果晚辈里有小孩子或新媳妇,长辈会高高兴兴地给压岁钱。

那时,农村的年味儿格外足。我记得那时天还很黑就起五更,吃饺子。吃饺子前要先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磕头拜年,长辈们坐好了,晚辈郑重其事地磕头,磕完了才能吃。吃完饺子后,小哥儿几个聚齐了,先给同族长辈拜年,再给乡亲中的长辈拜年,往往顶着星光,冒着寒风,转大半个村子,拜完年,天已大亮,甚至日上三竿了。

拜年的过程是一个尊老的过程,也是一个大家交流感情的过程。乡里乡亲的,平时难免有一些小过节,不愉快,这一拜年也就过去了,新的一年重新开始。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拜年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大家在大街上见了面,都互相祝福一句“见面发财”一类的吉祥话。到了谁家屋里,大家纷纷叫着长辈的称谓,大喊着:“给你拜年了!”倒地便拜。也有思想新派的长辈会赶紧拦住大家,一劲儿地说:“不兴这个了,来了就好,来了叔叔婶子就高兴!”无论去谁家,长辈们都特别热

情,一个劲儿地给大伙抓花生、瓜子和糖,叫人心里热乎。这一大早晨,拜年拜得挺累,但心里充满着喜庆和兴奋。

过了初一就该给亲戚们去拜年了,一家不落。初二这一天,一般都是外孙子去姥姥家,给姥姥、姥爷、舅舅、妯子拜年。拜年时间的先后取决于亲戚的亲疏。拜年时都会带一些礼品,那时其实就是一包点心。小小的一包,里面包的不外乎八件,槽子糕、大酥饼、绿豆糕之类的。包点心的纸是土黄色的包装纸,包成上小下大的方包,上方有一个红纸签,用土色细纸绳捆扎好,上面打结时留出一个绳子环,可以把点心提溜起来。后来有了装点心的盒子,花花绿绿的,喜庆得很,也显得高级多了。

这点心一般都舍不得打开吃掉,还会拿着给别人拜年,一正月转多少家,最后“花”落谁家就说不好了。其实,倒不在礼品多少,晚辈来了,长辈高兴,都尽其所能热情招待,谁家都会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当时条件有限,其实也没有什么菜。

因为生活困难,那时因为拜年还发生了不少趣事。

邻居婶子让儿子给姑姑去拜年,因为这亲戚是至亲,除一包点心

外,还拿了几个大柿子。邻居哥哥长我几岁,正是贪玩的年龄。那天提着点心、柿子,不知怎么没忍住,把点心吃了,削了根苇棍把大柿子汤嘬着喝了。吃完了,有点慌了,这怎么给姑姑拜年啊!于是,邻居哥哥用刀子把土坷垃削成点心状,原封包好,大柿子用苇棍再吹起来。这一关总算糊弄过去了,姑姑炖的肉也没少吃。可拜完年刚到家,姑姑就追了过来,跟嫂子一通数落。邻居哥哥的下场可想而知了。

邻居哥哥还有一件拜年趣事。他大姨比较小气,正月里招待客人桌上准有炖肘子。有肘子,但是这肘子没炖烂,夹不动,只能看看,闻闻味儿,吃不着。下次炖了,还待客。据说有的人家用这样一个肘子能待一正月客,其实这都是当时生活困难闹得,没有别的办法,又想要面子上过得去,只能如此了。邻居哥哥半大小子,眼看着香喷喷的肘子吃不上,馋啊。第二年还是如此。第三年邻居哥哥就带了一把刀子,肘子上来后,二话不说切成片,跟表兄弟表弟们分着吃了。一旁的姨妈一脸的无奈。

这样的趣事回想起来多少有些辛酸,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到了。如今,拜年的礼物各式各样,都是整箱整箱的送,主人家招待客人的菜肴也特别丰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 过年

□苏慧玲



插图 四月

一年又一年,弹指一挥间,我已过了70多个年。70多个春秋,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小时候盼着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服,吃好吃的,还有很多好玩的,有全公社的联欢会,各村都有节目表演。大家看着一同劳动的伙伴穿上用花褥单做的长裙演《逛新城》,用花枕套围在腰间演《摘棉姑娘》,还有用脸盆等物件咚咚锵锵伴奏的《三句半》,武术也很好看,还有小合唱,台上唱的歌虽然说大多数人都会唱,但过去不像现在开演唱会,上台下一齐唱,那时只是傻傻地看,但也很高兴。小时候的年是快乐的,所以盼。

后来成年了,盼年成了忙年,好像一年的努力都是为了那一天。离年近了,要想着置办全家人的衣服鞋袜、吃的喝的,要想着走亲戚的礼物、待客的吃喝、给老人的孝敬、给孩子的红包……是真忙啊!

那时候的衣服多是自家亲手缝的。我家先买了缝纫机,于是一到年前就会在婶子大娘的指导下缝制好多衣服,这也让我的手艺有了很大进步。有时到了腊月二十九,还有人来求:“实在缝不成了,你快帮忙用机子走一下吧!”我也会点灯熬油地帮忙做。

现在的人久已不穿家做衣服了,馒头也买现成的,甚至年夜饭也不在家吃。村子里还有迎春贴葫芦的习俗,因此到时候会有左邻右舍的姐妹拿着红纸来找我剪。这让我很高兴,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如今人老了,既不像小时候那样盼着过年,也不用像年轻时那样操心忙年,过年的习俗有了很大的改变,面对过年我的心态变得十分从容。在我们这里,拜年磕头的礼节还保留着,在初一这天,年轻人来一大群,对着我大喊着:“给您拜年,磕这儿了。”呼啦跪倒一片。

初二开始走亲戚,现在家家有车,也有出门的,也有迎客的,户户热闹喧嚷。

孩子们出去玩了,我在家并不寂寞,坐在炕头上一圈视频电话打下来,连千里外的老姐姐都能面对面唠嗑,这在过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今年天暖,也到了种蒜的季节,趁着孩子们在家,齐动手把蒜种上。地里已经有活儿干了,也让他们出去感受一下春天。

过了初五,各行各业都会开工,新的一年又马上启程啦!

# 我家的春节

□杨颖集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童谣像年轮,一圈圈刻录着岁末的喧嚣。大人们忙碌的身影踩着歌谣的节奏,小孩子们的期盼早从腊八粥的甜香里悄然萌发。

童年的年味儿格外浓郁。无论家境如何,一身新衣服是每个孩子的标配。母亲早早扯来布料,条绒的褂子挺括厚实,的确良裤子鲜亮笔挺,红红绿绿,鲜艳喜庆。小年这天,粘牙的糖瓜是祭灶的必备。母亲总念叨:“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二十四,扫房子”,我对这个记忆尤为深刻。必须挑一个阳光明媚、寓意吉祥的日子。全家总动员,锅碗瓢盆,衣被褥席,但凡能挪动的家什都要挪到院中晾晒,父母裹上头巾,戴上口罩,换上旧衣。父亲手持长竿,竿头上绑着崭新的高粱笤帚,从斑驳的屋梁到粗糙的土墙,清扫一年的烟尘。笤帚挥舞间,屋内顷刻间尘土飞扬。待尘埃落定,母亲使用新拧的湿抹布,一遍遍擦拭着柜面、桌面、炕沿……院中,盆罐也要重新刷洗,被褥摊开在冬日的暖阳里,夜里钻进被窝便裹进一股暖烘烘又好闻的“太阳味”。傍晚,物件归位,整个屋子仿佛褪去了旧袍,亮堂堂地迎接新年。

蒸馒头是迎接新年的一场重头

戏。前一晚,母亲便和好几大盆面,盖上厚棉被放在炕头发酵。次日天未亮,我就被揪出被窝。坐在灶膛前“呼哧呼哧”地拉风箱。灶火熊熊,热气蒸腾,要蒸上七八锅喧腾的大馒头,再蒸一两锅甜糯的粘豆包和憨态可掬的花饽饽。厨房一整天都被热气笼罩着,面香四溢。这些面食要备充足,方能从容应对正月“不起烟火”的老讲究。随后几日,炖肉、炸鱼、卤煮……

大人孩子紧忙活,直到腊月二十九,年活儿才赶至尾声。大年三十,窗明几净,庭院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静待新桃换旧符。

除夕贴春联、包饺子。母亲总在初一的饺子馅里藏一枚硬币,谁若有幸咬到,便寓意新的一年事事顺心,好运连连。吃到这枚硬币成为每个孩子心底最热切的新年愿望。

待到我们在守岁的兴奋中沉沉入梦,母亲便会轻手轻脚地将崭新的压岁钱塞进我们叠放在枕边的新衣口袋里。大年初一要起五更,天尚未破晓,鞭炮声已由远及近炸响开来。谁家的鞭炮响得早,便是勤勉争先的好兆头。霎时间,噼啪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以这清脆的鞭炮声向新年报道。

母亲唤我们起床也有讲究,不能大声吆喝,只轻轻摇晃或把凉手伸进热被窝逗弄。旧俗里,若年初一被大声唤醒,便预示着这孩子新年里懒散不上进,哪个孩子愿担此“恶名”?这天赖床的几乎没有。更重要

的规矩是:这天绝不可哭闹、争吵或口出恶言,否则,据说一年都将磕磕绊绊,难顺心意。

早饭过后,我们穿上新衣服,跟随着父母出门拜年。跑遍本家亲戚,一路“爷爷奶奶”“大伯大妈”叫得亲热,长辈们笑盈盈地往我们的小口袋里塞上一两块糖果或者一把花生,不消多时,口袋便鼓鼓囊囊了。

待拜年人群散去,便是男人和孩子们的“赛炮”时光。大家聚集在村中开阔地,男人们拿出珍藏的“二踢脚”,比拼谁的飞得更高、炸得更响。我们这些孩子也不甘示弱,兜里揣着各式花炮,较量谁的“钻天猴”窜得最快,谁的“小蜜蜂”旋转得最久。

正月初二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也是我们这些小外孙、外孙女奔赴姥姥家的快乐时光。姥姥家的餐桌上摆上了比平日丰盛得多的菜肴,然而对我们而言,美食的诱惑远不及表兄弟姐妹们齐聚一堂的喧嚣热闹。姨家舅家的孩子都到了,十几个半大孩子在院子里追逐嬉闹。那份无拘无束的热闹劲儿,比任何美味佳肴都更让人心醉神迷。

儿时的记忆里,过完正月初二,那浓得化不开的年味儿就一日淡似一日。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新年才迎来最后的狂欢。吃罢元宵,女孩们便提着自制的灯笼呼朋引伴,男孩们则攥着花炮寻找玩伴,大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到村外点燃柏树枝、玉米秸,烤手烤脚,烤脸烤背,俗称“烤百病”,在热烘烘的篝火中作别一个完整的年。